

再顽固的蜗牛人也有被击破的时刻,比如这个夏天,我终于出去了一趟,还是去闯关东。

书生闯关东总是会闹笑话的,比如“小鸡炖蘑菇”。我以为是“小鸡”就是没长开的小鸡,结果他们说的根本不是小鸡。他们口中的“小鸡”其实是江苏的“大公鸡”或者“老母鸡”。

书生闯关东的第二个笑话是“土豆烧牛肉”。他们说,大块土豆,大块牛肉,放在大铁锅里一起烧,那个香啊。这是我明白的部分,谁知道他们画蛇添足地补了一句:“如果再在地面加点柿子,味道更好。”

柿子?我迷糊了。如果加柿子,柿子又甜又软,肯定全化在土豆牛肉中间,实在是不好吃的。

但 他们所说的“柿子”不是禁止和螃蟹同食

1974年,我们连队从上海漕宝路移防到天山路。营房位于天山路与延安西路交叉口。天山路是东西路,延安路本来也是东西向,不过到了那个地方,就不是标准的东西向。上海的道路,最早是沿河流或地形修建,因势而走,蜿蜒出百年故事。万航渡路最为典型,未改造前,因其复杂的走向,甚至包含直角弯、之字弯和回头弯,难以用正南正北描述。

连首长说,营房原来是一个防疫所,里面的工作人员女多男少,相应地,厕所也是女坑多,男坑少。我们住进去后,这个矛盾立即暴露出来。清晨起床哨声一响,战士们揉着惺忪睡眼往男厕所奔去,却发现“蹲位”根本不够用。

那时候,中小学生学习军活动正值热潮。有一回,附近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,来我们连队“取经”。我们给他们演示队列、擒敌拳,还有操炮动作,军人的精气神引得孩子们不停地鼓掌。中间休息时,孩子们忙着往厕所跑。没一会儿,几个女孩子慌慌张张跑出来,小脸涨得通红,拽着老师喊:“那是男厕所!”女老师进去一瞧,也愣住了。连首长赶忙赔笑解释。那场面,如今想来,还能打捞出岁月的趣味。

营房隔壁是家食品厂,专做酥皮月饼。两家鸡犬之声相闻,往来友好。每年中秋,厂里总会送来酥、轻、柔、绵外带香甜的月饼。月光下,战士们吃着月饼,甜在嘴里,心底勾起思乡之情。再隔壁,是家小小的图书馆,我在那儿办了借书证,古代的四大名著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,都是从那里借来看完的。

路北偏东是耀华玻璃厂。我们单位因为没有洗澡条件,与厂里协商,每周六的下午或晚上,连队组织各班,分批去厂里的澡堂洗澡。再往东,是华东纺织学院(现东华大学纺织学院)。我们借过他们的体育场训练,还和兄弟连队搞过3000米武装越野比赛。我是班长,作为骨干参加。本来领导对我寄予厚望,哪承想,跑到一半,肚子疼得钻心,大汗淋漓,生生拖了队伍的后腿。

2021年,在离开天山路营房将近十年后,我与妻子特地前去寻访当年的驻地。映入眼帘的,是高大的立交桥,似时光竖起的巨型屏障。那些熟悉的街道、建筑,连同往昔的烟火气,早已杳无踪影。我在原地转了又转,比了又比,最后断定,如今的天山公园,便是当年营房的所在。站在公园门口,我请妻子帮忙,拍了张照片。镜头里的我,与身后的公园,像是两个时代的对话。



的柿子,而是指西红柿。天啦,简直没脸在吉林混了。

好在吉林的太阳没有嫌弃我,第二天一大早就来“敲”窗了。

咚咚咚,咚咚咚。吉林的太阳打在窗玻璃上真像是敲鼓。这是有脾气的,大嗓门的,不允许睡觉的太阳,也是天天吃人参的太阳。

力气实在太大了。力气很大的还有人参娃娃和人参爷爷。上高中的时候,兴化东门有个小人书摊位,我站在摊位前翻了一本小人书,书名记不得了,但里面的故事是记得的,人参爷爷非常智慧,人参娃娃非常神秘,跟着人参娃娃的,是一种鸟,叫棒槌雀。

刚讲完我的故事,有关“棒槌”的不标准发音,又引发了一场东北大笑。

棒槌!可爱的漫山遍野奔跑的小棒槌!但是,

1974年,我们连队从上海漕宝路移防到天山路。营房位于天山路与延安西路交叉口。天山路是东西路,延安路本来也是东西向,不过到了那个地方,就不是标准的东西向。上海的道路,最早是沿河流或地形修建,因势而走,蜿蜒出百年故事。万航渡路最为典型,未改造前,因其复杂的走向,甚至包含直角弯、之字弯和回头弯,难以用正南正北描述。

连首长说,营房原来是一个防疫所,里面的工作人员女多男少,相应地,厕所也是女坑多,男坑少。我们住进去后,这个矛盾立即暴露出来。清晨起床哨声一响,战士们揉着惺忪睡眼往男厕所奔去,却发现“蹲位”根本不够用。

那时候,中小学生学习军活动正值热潮。有一回,附近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,来我们连队“取经”。我们给他们演示队列、擒敌拳,还有操炮动作,军人的精气神引得孩子们不停地鼓掌。中间休息时,孩子们忙着往厕所跑。没一会儿,几个女孩子慌慌张张跑出来,小脸涨得通红,拽着老师喊:“那是男厕所!”女老师进去一瞧,也愣住了。连首长赶忙赔笑解释。那场面,如今想来,还能打捞出岁月的趣味。

营房隔壁是家食品厂,专做酥皮月饼。两家鸡犬之声相闻,往来友好。每年中秋,厂里总会送来酥、轻、柔、绵外带香甜的月饼。月光下,战士们吃着月饼,甜在嘴里,心底勾起思乡之情。再隔壁,是家小小的图书馆,我在那儿办了借书证,古代的四大名著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,都是从那里借来看完的。

路北偏东是耀华玻璃厂。我们单位因为没有洗澡条件,与厂里协商,每周六的下午或晚上,连队组织各班,分批去厂里的澡堂洗澡。再往东,是华东纺织学院(现东华大学纺织学院)。我们借过他们的体育场训练,还和兄弟连队搞过3000米武装越野比赛。我是班长,作为骨干参加。本来领导对我寄予厚望,哪承想,跑到一半,肚子疼得钻心,大汗淋漓,生生拖了队伍的后腿。

2021年,在离开天山路营房将近十年后,我与妻子特地前去寻访当年的驻地。映入眼帘的,是高大的立交桥,似时光竖起的巨型屏障。那些熟悉的街道、建筑,连同往昔的烟火气,早已杳无踪影。我在原地转了又转,比了又比,最后断定,如今的天山公园,便是当年营房的所在。站在公园门口,我请妻子帮忙,拍了张照片。镜头里的我,与身后的公园,像是两个时代的对话。

编者按:时序入秋,秋,含有多义,既是自然之秋,也是人生成熟之秋,让我们从都市生活中的点滴发现美、感受美。今起请看一组《都市秋景》——

九月初还高温着,但莫名觉得天暗得早了,傍晚六点多窗外已渐淡墨,无意中听到细腻均匀持续的叫蛐蛐声,大地的事物早就感知。每天观察的那株柿子树全不计较橙色预警,已枝头压柿,只不过色尚明黄,不那么橘红罢了。很快楼下的桂花就会通屋香漫。

可能梧桐区的夜色还是透着热辣着,同城的市郊虽不远处也车流不息,可到底白露已至,分明听到窗外暗影间啾啾啾啾,不止叫蛐蛐,各种虫鸣又悄悄又朗朗地此起彼伏。就很想画一幅柿子秋虫图了,不寓意事事如意,就想表达单纯的清秋之喜。

天高云淡是可以形容这个季节的本埠上空的,不管秋雨不免淅沥不免清冷,好看的云到底还是很多。玻璃幕墙的反光不像夏天那么耀眼了,老建筑的红砖在秋阳里慈祥温润,老公房的屋顶于夕阳下也颇为温暖,老破小和高大上都给人一处安栖的家。

应季的口福是最直接的,本地那种外皮茶褐内里脆嫩多汁的秋梨已经上市了,本地茭白也有了。茭白嫩,油焖红烧、茭白炒蛋、茭白肉丝,均清鲜。当然还有扁豆。少时撕拉一下拉掉扁豆筋的感觉还有肌肉记忆。紫红扁豆红烧焖煮颇有肉感。红菱芋茭毛豆藕

兆头

鹿余亮

大山里还有“人参爷爷”吗?“有。下车就有。你必须相信我们,我们每天都吃人参的。”小鸡是大鸡,柿子是西红柿,人参爷爷也许是一个名叫“人参”的老爷爷?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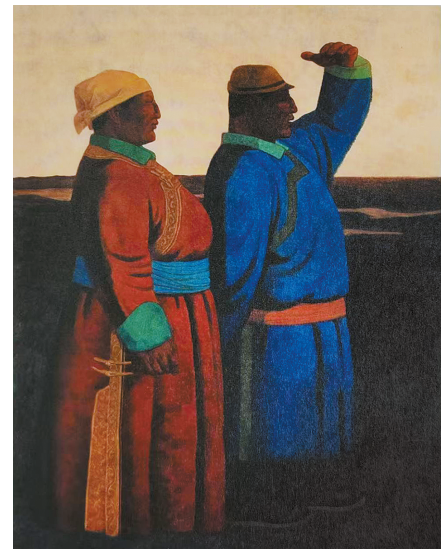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,不说人参爷爷了,说起了山里最大的野人参,它的记录诞生在1981年,重285克,超过了半公斤。“猜猜它长了多少年?”“1000年?”标准答案是150年。

我的答案又成了笑话。他们说,1000年前还是北宋呢,苏东坡还在,把这苗野人参送给苏东坡吧,再让他多活1000年。

为什么一定要送给苏东坡?为什么不送给欧阳修?他们说欧阳修这个老头太严肃了。他们说苏东坡多好玩,苏东坡还会说脱口秀。

我不明白苏东坡和脱口秀有什么关系。他们说你知道佛印和尚吗?苏东坡与佛印和尚,他们的对话就是脱口秀,1000年前的脱口秀。

但是,这么好的野人参为什么只说150年呢?可以做广告说1000年呀。“不能说谎的,如果说



远方 (纸本水彩) 顾元芳

谎了,人参和老把头都是要生气的。”老把头就是采人参的祖师爷。每到放山季节,作为采参人在进山之前,得去老把头的墓前跪拜,求得老把头的保佑,否则老把头会让赶山人空手而归的。

采人参的队伍人数是有讲究的。可几个人,也可单枪匹马。须是单数。

“为什么必须是单数?”这个问题根本难不倒我。这个答案是什么颜色?答案是“人参爷爷”张老说出来的,须眉皆白的张老就是野山林的林主,他实在太喜欢人参娃了,每天都要巡视他的人参娃娃。

证据是他手机中的微信步数是3万多。每天3万多步。每一个人参娃娃都要经过他的目光浇灌。但人参究竟是什么颜色?“白色。”这是最权威的回答。为什么有人说是绿色的?“花蕊未开绿色,绽开了,是白色。”

张老继续给我们讲述了人参开花的艰难之路。那些有关人参神草的许多名词,就像一堂人参课,不是人生课。芋须、马牙芦、不定根、对花芦、根茎、枣核芋、须根、毛须、根瘤。茎痕越多,年龄越大。但主根是指挥部,是大脑。

“人参爷爷”张老说,外部形势不好的时候,人参的主根就在地下憋着。好几年都不发芽,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生长。那棵150岁的六品叶人参,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“憋”出来的。

“什么叫外部形势不好?”比如冰雪,比如风暴,比如山洪,比如野火。“人参爷爷”张老说了东北的很多恶劣天气。天气是恶劣的,人参是乐天派的。它一直没有忘记向上生长的使命,外部形势不好的时候“憋着”,等到时机成熟,再发芽,再开花,再结果。

“憋着”是句标准的东北话,我记下了。过去的

的。很多灯下黑的记忆,明明很多答案等到了嘴边,但启唇时就不敢确定了。纸上谈兵是没有结果的,幸好目的地到了。

“人参亦可收子,子十月下种,如种菜法。”这是一家模拟野人参成长的“林下参”生长基地。掘成大沟,上搭天棚,以避阳光,再将参移种于沟内生长。这多么像是我们兴化老家油菜花的种法,先育秧,然后移栽。

栽种的过程明白了,但人参花究竟什么颜色?答案是“人参爷爷”张老说出来的,须眉皆白的张老就是野山林的林主,他实在太喜欢人参娃了,每天都要巡视他的人参娃娃。

证据是他手机中的微信步数是3万多。每天3万多步。每一个人参娃娃都要经过他的目光浇灌。但人参究竟是什么颜色?“白色。”这是最权威的回答。为什么有人说是绿色的?“花蕊未开绿色,绽开了,是白色。”

张老继续给我们讲述了人参开花的艰难之路。那些有关人参神草的许多名词,就像一堂人参课,不是人生课。芋须、马牙芦、不定根、对花芦、根茎、枣核芋、须根、毛须、根瘤。茎痕越多,年龄越大。但主根是指挥部,是大脑。

“人参爷爷”张老说,外部形势不好的时候,人参的主根就在地下憋着。好几年都不发芽,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生长。

那棵150岁的六品叶人参,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“憋”出来的。“什么叫外部形势不好?”比如冰雪,比如风暴,比如山洪,比如野火。“人参爷爷”张老说了东北的很多恶劣天气。天气是恶劣的,人参是乐天派的。它一直没有忘记向上生长的使命,外部形势不好的时候“憋着”,等到时机成熟,再发芽,再开花,再结果。

“憋着”是句标准的东北话,我记下了。过去的

我家门口有两棵枣树,虽不及山里的高大茂盛,却也显得有些可爱,特别是在结果子的那段时节。最先是树上的花蕾褪去了花瓣,露出绿粉色的小圆点,一点一点分布在枝枝杈杈,满树生气勃勃;渐渐地,小点成了大点,并有各种不同的形状,颜色也开始由青转赭红,是一种渐变,既是果子成熟的表现,又是色彩的欣赏;接下来便是果子坠落,若遇大风,一地的枣子成一片风景。

枣树叶还没有变黄,秋风已经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,稀稀拉拉的,露出了遒劲的枝杈。像是早晨忙乱起来,还没来得及梳理头发的姑娘,虽是乱云飞渡,却也婀娜多姿。

叶终究是落了,枝丫交错间透出晶亮的天空,尚有稀疏的叶片挂在树梢,大有审美意义探求。我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枣树,大先生文字的构筑象征了战斗的精神,奇怪而高的天空中藏匿的是他抗争的思想。在我眼里,枣树是美的,或青色的枣果悬挂,或枝叶飘散脱尽,都具有审美的意义。

美无处不在,自然中的枣树,抑或梨树及其他种种,都具有美的元素,但更多的美产生在人的情感与自然及枣树等等的融合,从而派生出许许多多的美,这在美学上叫作“移情说”。人世间只要有事物,美就藏在其中,美与自然共存;倘若自然生成了情感,美亦随之而来。

雨是春天带来的,随风潜入,润了土也打湿了枣的枝叶,晶晶亮亮,看着看着,忽然有远离严寒的喜悦;微风拂面,和煦的阳光绽开了枣树的嫩叶,光照下似乎有薄薄的绿粉色裹着,闪晃了眼睛。待有雨停,叶子的尖尖上有节奏地滴着雨珠,湿润的空气中,蜘蛛在枝叶间拉起了丝线般的像是有规律的网。这种美感,或许常常见到了,但我们匆匆走过,往往会忽略。

秋日天高气爽,枣树结满了果子,其色青褐相间,其形粒粒圆悬,高高低低,疏疏密密,人见之都说好看,不想此等“好看”正是我们要说的“审美”。这里果实挂枝,那边石榴垂条,后院枫叶红映,路旁桂树飘香,真可谓美不胜收。

我想起了窑洞旁、枣树下开国元勋们的运筹帷幄,从这里出发,赢得了革命的胜利,枣树见证了历史;我看到了村里大娘在路边捧着大枣,送战士上前线的情形,枣果的脆甜充满了情感。

枣树在历史的变迁下成长,蕴含了悦目的审美。我在看门口的两棵枣树,枣树也看着我。

放山人采挖野山参后,在附近的树上砍下一块树皮,用刻刀在裸出来的树干上记录下采参信息,有几个人,采到了什么,再给刻满符号的树干用火烧烤“洗脸”。火烧是不让树皮覆盖住信息。这样就能成功保留了这次采参信息。这个刻字并且火烧的树干叫“兆头”。“兆头”也是句标准的东北话,我也记下了。如果让我在“兆头”上刻写采参信息,我一定会写下我心中的两行字:“像人参一样憋着,像人参一样绽放。”

这是我写给这座大山的,也是写给我自己的。憋着,然后绽放,这是东北人乐天乐地的根基,也是东北人乐天乐地的真理。无论将来生活多么拥挤,多么无聊,多么郁闷,我肯定不会忘记在山林地下默默“憋着”大能量的人参们。

上班之前

柴惠琴

我下楼前,我妈已经打了两个电话上来了。一个跟我说话面疙瘩粥在高压锅,里面有两个鸡蛋,都是早上生的,其中一个双黄蛋。一个问我怎么还不下楼,田里在用收割机割稻子,去得晚,稻头都要被别人捡完了。

等我洗漱、换装,磨磨蹭蹭下楼梯,我妈已经追了上来,她说她等不及我吃了早饭,让我把钥匙放放好,她要走了,同时又把早饭饭跟我说了一遍。

出门路过家门口,发现一个长了一株小玫瑰花的长条形花盆里有个蛋,不知道是不是那只山上果园长大的老母鸡下的。估计是,其他的鸡都下在谷箩里,只有这只后来加人的鸡有时睡觉也喜欢歇在门楼平台的丝瓜丛里。

到办公室还早,八点不到。我悬挂在木头架子上的一串野柿子又熟了几个,剪下来后,和小香橼、香泡、佛手、鸡蛋摆在一起,幸福来得不费吹灰之力。



黄阿忠

十日谈

都市秋景 责编:殷健灵

端详着面前的红石榴,仿佛在端详站在人生秋天的自己,请看明日本栏。